



“未入流”与“白悠”

◎祝淳翔

1945年7月10日《吉报》刊《“未入流”考证》，署名白悠。篇首道：“同文中有署名‘未入流’者，据说是范烟桥先生的笔名，从他的字里行间加以考察，百分之九十九是不会差错的。”翻看李海珉《南社书坛点将录》，其中收录范氏笔名甚夥，如鵠夷、含涼、含涼生、西灶、乔木、万年桥、愁城侠客等。此外，还有室名若干，如无我相室、愚楼、向庐、小天一阁、鵠夷室、邻雅小筑、歌哭于斯亭等；然而，“未入流”概属罕闻，宜做一番考察。

未入流名下作品大量出现在《海报》，该报还有烟桥、含涼的专栏文章，笔下多谈苏州事，该笔名以后沿用至唐大郎主持的《光化日报》，《面》(1945.7.2)全篇大谈苏州的面食，文不长，内容极好，如称“苏州于夏令有名白汤面者，微着香糟，倍觉爽口，其肉亦暴醃，色白皙而红润如处女肤……松鹤楼复有卤鸭面，则取其新鸭肉嫩，而卤甜可口。秋风既起，亦罢此制。陈佩忍先生晚岁好谈佛经，且常宿报恩寺(即北寺)与住持昭三参禅悦。然不肯戒酒，以为酒固无害于为佛也。一日，食指动，忽招余就食卤鸭面，谓宁不得成佛，非饱啖此不可。”按，陈佩忍(去病)是南社创始人之一，在陈氏去世之后的悼念文章里，范烟桥曾提及：“(陈)喜苏州松鹤楼卤鸭面，今夏在报恩寺听经，先数日来书谓，将于茹素前一尝其味。”(《呜呼陈佩忍先生》，《珊瑚》1934年4卷1期)两相比照，白悠所述确有见地。

那么白悠又是谁呢？近来，我刚好从《社会日报》录毕陈灵犀的《辟尘龛日记》，1945年6月3日记着：“下午白悠先生过访，谈及生活，相与嗟叹。先生任中华书局编辑，战后工作固减少，薪水亦殊微薄，仅十馀万金，则以出版事业日趋萧条，纸张腾贵，排工日增，新书无法刊印，惟赖存货，门市日售，以资维持。目前为补助职工生活，曾各发给金戒一枚，及烬余木柴一担，我乃笑语先生，此实拜祝融氏之赐也。”又见1946年的方形周刊《快活林》，有中篇小说《贵族小姐》，署名为吕白悠。种种线索，让我想起中华书局所办《小朋友》杂志的主编，名叫吕伯攸。继而翻阅郑逸梅所著《民国旧派文艺期刊丛话》，其中介绍后期《紫罗兰》所刊中短篇作品时，笔涉吕伯攸《碎杯记》，郑老在此用括号加以补充说明：“这时吕伯攸供职某书局，凡局中人不准在外写稿，所以他署名‘白悠’。”

至于“未入流”三字应如何理解呢？白悠说，“这是烟桥先生的自谦，也是烟桥先生的牢骚”。想来，两人对于当时的生活状态均不甚满意。

绿茶画名家书房·李洱

1966年生，作家。



李洱书房 李洱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办公室兼书房极其凌乱。他在小画上题“书房从不宁静”，深表认同，每个看似“宁静”的书房，从来不可能宁静。

新书快递



奥本海默传： 美国“原子弹之父”的胜利与悲剧

[美]凯·伯德、马丁·J·舍温著
汪冰译
中信出版集团

这本书是关于“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的最为完整的一部传记，也是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电影《奥本海默》的灵感来源。在本书长达25年的写作过程中，作者参考了成千上万份文献记录，采访了奥本海默的近百名密友、亲人和同事，让奥本海默的形象跃然纸上。

一本书的生命旅程

[葡]莉塔·卡纳斯·门德斯著、
迪亚戈·阿尔布克尔克等绘
张晓非译
海峡文艺出版社

本书以丰富多彩的配图、浅显生动的文字和有趣的互动小练习/实验，依次引领读者游览作家的书房、画家的画室、出版社的编辑部、印刷厂的工作间，清晰呈现现代出版的流程环节，让读者了

五四婚姻

孔慧怡著
岳麓书社

解做书的全过程，身临其境地体会书籍制作的神奇与不易。

五四婚姻

孔慧怡著
岳麓书社

本书重述新文化时期知名的三宗离婚与八段婚姻。作者以女性主义的视角，重新讲述朱安、许广平、江冬秀、曹珮声、张幼仪、陆小曼、林徽因的婚恋故事，展现巨变时代中“新”“旧”两代女性波澜起伏的命运。

歌唱的尼安德特人：

语言和音乐的起源
[英]史蒂芬·米森著 贾丙波译
浙江大学出版社

作者将生物学、人类学、心理学、神经科学的脉络结合在一起，解释了我们为什么会创造出语言和音乐这些交流形式。引用的大量考古学研究也展示了语言和音乐在早期人类的生存和进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既有一定的专业性，同时也充满了阅读趣味。



辛丰年·丰子恺

◎段于鄙

辛丰年是著名乐迷，写过《乐迷闲话》，他说，“我之成乐迷，一由于丰子恺，二即感谢徐迟编写的二本谈乐的书”。至于如何受到丰子恺的影响，他回忆说，“从上海逃难回到家乡，我是看了开明书店出的小学教科书，有一课是讲《月光曲》的故事，那个小学教科书是叶绍钧他们编的，而且是丰子恺用毛笔写的。这害得我大半生就把时间、精力花在音乐上了”。这教科书便是《开明国语课本》，1932年出版，共有8册，课文分为丰子恺手写体和铅活字印刷体两种，《月光曲》在第8册，为印刷体。

辛丰年还读过丰子恺编《洋琴名曲选》，“上下二册，我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买回来，其实对于当时的我根本用不上。但其中第一首便是《月光曲》，正好拿来同唱片对照着读，硬着头皮读，前两乐章还勉强，第三乐章便完全跟不上了。有趣的是这本谱里的这首曲名译成《婴C短调朔拿大》，朔拿大当然就是奏鸣曲(Sonata)的音译，‘婴’即‘升’，‘短调’即‘小调’”。此书由开明书店出版于1932年，在目次上，《月光曲》是下册第一首，且译名为《幻想乐风朔拿大，月光曲》，并无“婴C短调”字样，倒是丰子恺在《裴德芬及其名曲》之内提到过该曲是“升C短调”。

辛丰年曾经在《读书》开设“门外谈乐”专栏，朱伟认为“继承的是丰子恺的传统”，但辛丰年本人未必认可。因为此前听说有人将自己与丰子恺“联系在一起”，他连忙地打断着说，“好了，别说了，肉麻”，即便是真正的感受，“那也别说了”。他自认为“只是一个乐迷”，是徘徊在琴门之外，比不上丰子恺“内行”，就像当年“自己迷上了它而又无琴可弹”，只得买来裘梦痕与丰子恺合编的“入门教材”《洋琴弹奏法》，“在一架只有四组音的小风琴上，照着书中插图胡乱练习指法、音阶”，不必在乎“入门”与否，为的只是“过瘾”而已。



一位“率性、随意”的出版家

◎曲辰

兰登书屋的“兰登”原文 random，有“率性、随意”的意思。其创始人贝内特·瑟夫的回忆录《我与兰登书屋》原名 At Random，可谓一语双关。而他本人确实是一位“率性、随意”的出版家。

某年，侨居巴黎的斯坦因回美国，瑟夫为她安排了各种采访和巡回演讲，还举办盛大的饯行宴会。在斯坦因新书勒口的“出版者告白”中，他写道：“这个位置通常是放书

的简介，但对这本书，我必须坦白，我不知道斯坦因小姐在说什么。我连书名都看不懂。我非常尊敬斯坦因小姐，也很喜欢她的书，虽然大部分时候我看不懂她的思路。”另一场合，他形容自己是个“几乎一点都看不懂斯坦因小姐写的东西，但又从心底里佩服她的勇气以及她对人性与自由无限热爱的出版人”。

对于同样侨居国外多年的庞德，瑟夫的态度截然不同。他请人主编

一本《英美著名诗选》收入“现代文库”，发现选目中有好几首庞德的诗，便自作主张将其删除了，因为他认为“庞德是美国的叛徒”。但主编“暴跳如雷”，而“几乎每一位重要评论家都支持他，反对我”。他们都觉得，不能“只因为不赞同庞德的政治主张就将他的诗歌排除在外”。最后，瑟夫做了让步，诗选第二次印刷时收入了庞德的诗。他说：“虽然心里没有认错，但我服从了意见相反的人。”